

姓名木牌。絲貫耳。伏刃而死。長親景資等十一人皆倣之。士卒悉自殺。無一人免者。城陷。勝家等觀之咋舌。

論曰。余錄節義之士多矣。未見臨死慷慨奮激。如竹股朝綱也。數百歲之下。聞之尚使人毛髮悚豎。顧當時親見之者。果如何哉。或曰。士臨危。惟恐不得死。死而得所。我事畢矣。而猶識其姓名。以求人之知己。無乃近好名乎。嗚呼。向使朝綱真有好名之心而爲之。君子猶有取焉。况萬無此心乎。當戰

國時。士之負材能。脩節義。身死而事迹不著。後世傳記。無得而徵信者。何限。無他。當其變故倉卒之時。官卑身賤。名未顯。故傳者失之耳。使朝綱如古大將之任方面。其君賴之以爲重。名聲傳播當時。則其死狀不患不表著也。上杉氏重臣直江杉原以下。藉藉人口者。不爲少。而朝綱獨不與也。其守城亦在十二將之列。非專當留守之任。則知其任輕身賤。特由此一節而有聞耳。不然。安得傳之後世而不朽如今日乎。此朝綱所以不能已。而謂之

好名可乎。明魯王之亾也。王之仁入海而敗。將自沉。既而曰。吾死此。誰知名節。乃揚帆抵松江。就執清兵。令其易服。薙髮。不屈而死。夫之仁始降。後悔。又嘗入方國安黨。固非純忠者也。然以末路翻然。明目張膽死節。識者猶憫而錄之。而况終始完節。又臨死慷慨如此者。可不謂義烈之士哉。

岡左內

岡左內。仕蒲生氏鄉。及氏鄉卒。子秀行徙封宇都宮。左內與栗生美濃。志賀與三右衛門。布施次郎。

右衛門等。俱去仕上杉景勝。關原之役。景勝使左內助福島城將本莊重長拒守。秀行受東照公命。伐會津。陰使人招左內。及栗生美濃等。左內美濃辭曰。蜂蟻猶知恩。况委質仕人而可負乎。若一矢與君周旋。或有危急。臣等且回騎以避矣。武德安民記是時。伊達政宗將攻福島。聲言攻梁川城。重長聞之。使左內及布施次郎右衛門。志賀與三右衛門。富田將監。將兵援梁川。途遇政宗於松川。諸將皆曰。衆寡不敵。待敵半濟而擊之。左內曰。未見敵。

隻騎聞衆而懼。非夫也。我且濟而戰。諸將不從。左內獨率其兵四百騎。濟而陣。布施志賀等數十騎。繼濟。屬左內。頃之。政宗以一萬五千人來圍左內。左內扞戰。其兵厯餘百騎。乃潰。圍濟川退。布施志賀皆戰死。敵兵亂流競進。左內留戰。政宗躍馬進薄左內。左內顧擊政宗。中其胷。不傷。再擊。斫其裳。政宗馬驚而逸。遂進攻福島。重長出城擊卻之。參取關原記大。全。勇士武功傳。及景勝徙米澤。左內致仕。政宗招左內。左內辭而不就。後復仕蒲生氏。食祿一萬石。

家素富。常列金席。上愛玩。世鄙之。一日隣間有鬪。評左內方玩金。聞之。直把刀赴救。經宿而還。亦未嘗問金也。關原之役。獻一萬貫。其主景勝曰。知君不乏也。願賜之。從者又數遺金。其儕輩以是世亦稱之。左內後稱越後守。歷仕秀行忠鄉。以壽終。臨終。分予金舊故。盡燒債券。左內既沒。子左衛門嗣。至左衛門子源五郎。去蒲生氏云。武功傳。

論曰。人固不易測哉。岡左內之玩金爲娛。所謂一守錢虜耳。及一旦有急。獻金其君。賑施朋友。而後

知其所以貨殖者。欲施之於用也。夫人之於貨。君子小人同好之。而所以好之者異也。小人之好之。爲自奉。君子之好之。爲有用。惟其爲有用。故其好之。或過於常人。其節儉有人情所不能堪。往往招人指譏。然及施之於用。而後壓服衆心焉。日根野備中使朝鮮也。借金黑田孝高。旣歸。懷金詣孝高。孝高爲置酒。適有贈棘鬣魚者。命吏烹其骨爲羹。而貯其肉。備中心鄙之。宴已畢。出懷中金還之。孝高不受。備中大愧。夫孝高之烹骨爲羹。人情所不

能堪。而其不受金。可以見異於常人也。蒲生氏鄉嘗謂東照公吝於財。及細川忠興借金關白秀次。不能償。將坐於此。乞救。公。公直出黃金二百枚。鎧篋中予之。不責其報。公與忠興。非有平生之歡。及聞其急。乃曰。我所以平生蓄積者。爲有今日也。庚子之役。忠興首從關東。以爲諸侯之唱。未必不以此故也。古人有言。城郭者。我之命也。財賄者。人之命也。故施之於有用。可以解人之急。可以制人之死命。施之於無用。與瓦礫糞土何擇。如

左內者可謂知所用哉。

佐久間十藏

佐久間十藏。父曰帶刀。帶刀仕柴田勝家。後有故仕織田氏。在安土。與人鬪。爭見殺。十藏猶幼。勝家收而養之。遂仕勝家。及勝家爲羽柴秀吉所敗。走北莊。集兵城守。十藏先衆入城。時年十五。先是十藏娶前田利家女。其臣說曰。君年少何必爾。且前田公在府中。君盍潛逃歸之。十藏曰。先考背主公。事右府。俄遭變故。主公不罪。收我襁中。且賜采邑。

今乃忘恩依舅氏求活。不如死也。終守節死。

太閤記

松平市左衛門

松平市左衛門。佐久間盛政臣也。盛政爲金澤城主。賤岳之役。市左衛門從盛政有功。病創。還入北莊。旣而柴田氏軍敗。盛政爲擒。市左衛門與父甚五兵衛。俱從勝家城守。勝家謂市左衛門曰。事急。汝須去守金澤。對曰。離君棄父。恐爲人所彈指。汚松平二字。終與父死之。

太閤記

後岡平右衛門

後岡平右衛門。瀧川一益臣也。起微賤。擢為隊將。數有功。後違旨屏居。柴田勝家聞之。密招平右衛門。平右衛門辭曰。臣被瀧川氏恩顧。今雖有小故。奈何負恩。無幾得釋。天正十年。一益與北條氏戰。武藏不利。平右衛門謂津田次右衛門兄弟曰。事急矣。我與子留死。以免主公。如何。津田然之。於是馳使一益告訣。與津田兄弟肩敵陣。苦戰死之。一益得間脫走。太閤記

金上盛備 佐瀨平八郎

金上盛備。佐瀨平八郎。皆葦名氏臣也。並以驍武稱。天正九年。葦名盛隆任三浦人。遣盛備入朝謝恩。朝廷以盛備任遠江守。後盛隆為其下所弑。其子龜王夭。將士議迎佐竹義重子義廣。奉為主。十七年。盛備從義廣。與伊達政宗戰摺上原。前是猶苗代盛國叛降政宗。諸將皆疑懼。無有鬪志。軍終大敗。義廣脫身走。盛備苦戰。鎧袖血淋漓。駐馬約肚帶。謂其下曰。噫。累世葦名氏。可無一人死難之臣乎。吾且留戰死。適有二騎揚鞭來。即佐瀨氏臣

也。盛備呼曰：平八如何？對曰：既死矣。臣等為亂兵所沮，不得共死。是以此。盛備曰：吾則後矣。汝第速去。遇爾所識，為傳我戰死之狀。二兵曰：臣固決死。奈何偷生？終與邀敵軍，健鬪死之。平八郎富田美作次子也。出為佐瀨大和守後。是日，收敗兵退。其下渡邊伯耆進曰：君兄弟皆已建功，而君獨空退可乎？平八郎慨然回馬，肩敵軍死。會津四家合考按葦名家

記盛備作盛春

黑澤甚兵衛

右京大夫義宣

黑澤甚兵衛初仕小野寺氏。後去為佐竹義宣臣。為人寡言，外柔而內剛。佐竹氏臣以其新進凌侮之，嘲罵百出。甚兵衛如不聞者，不與較。眾以為怯。大阪之役，從義宣西上。途過岩崎，有一老父迎甚兵衛，揖曰：吾觀卿往，日調馬之狀，非庸庸者也。知此行必建殊勳，贖以一大刀。眾竊異之。既至大阪，義宣命甚兵衛樹竹柵于今福。時十一月二十五夜，天闇，士卒持炬而從。城兵望炬，放銃如雨。甚兵衛乃令士卒列炬于地，退數步，丸叢炬火。甚兵衛

曰可也。督士卒樹之。及炬燿而柵成。不損一卒。還報焉。梅津某。佐竹氏驍將也。素輕甚兵衛。謂曰。敵銃聲不絕。汝樹柵無乃盪乎。甚兵衛作色曰。柵之堅盪。請往檢之。且欲知下官勇怯。觀明旦之戰。辭氣凜然。聞者驚不類其平昔。翌日臨陣。果健鬪有功。衆始服其勇略云。與羽永慶軍記

車善七

車善七。佐竹義宣臣。車猛虎翁也。義宣之移封于出羽秋田也。猛虎獨留不從。及松平康重檢常陸

地。猛虎煽動土民作亂。欲以復佐竹氏舊封。事覺為康重被捕斬。善七逃匿草野。謂殺吾兄者康重也。令康重殺之者將軍也。吾必為報讎。將軍者。謂台德公也。乃往遊江戶。變姓名入府。為拏鞋奴。常從。欲刺。公者。三手戰而不果。公覺之。執縛親詰。善七具以狀對。公曰。義士能改心事吾乎。善七曰。今日之事。惟有死而已。公益義之。卒釋之。善七拜謝曰。小人不自量。敢圖大君。罪不容誅。縱被寬舍。臣豈抗顏與人相齒。請去為乞人之長。

於是善七被髮徒跣行乞于市。遇衆乞有惠。衆乞悅服久之。善七以病死。臨終謂其子曰。吾嚮蒙將軍恩貸。常念所以報之者。故就衆乞中。收錄勇敢才力者。有年于此。自誓國家若有緩急。將與此輩顯場一戰死之。今也不幸。吾命在旦夕。不無遺憾。因令取一帖子于枕中。即乞人名簿也。曰。某者。本某氏臣也。以事匿於乞。資性豪宕。吾擢爲百乞之長。某者。嘗事某侯。以幹事稱。吾擢爲百乞之長。如是者。凡五六十人。部伍井然。隱乎一大堅軍也。曰。

噫。多少貌貅。今無所用之。遂投帖子于爐火中。瞑目而終。聞者隕涕。明良洪範。按藩翰譜。車猛虎作郡馬猛虎。

奧村永福

末森在加賀能登界

奧村永福稱助右衛門。前田氏世臣也。前田利家與佐佐成政有隙。城末森。今永福守之。以備成政。天正十二年九月。成政自將八千騎來攻末森。時城兵僅三百人。永福告急利家。勵衆扞禦。城外礮銃晝夜不絕。城垂陷。永福欲自殺。其妻加藤氏煮粥。自巡俾食。士卒曰。聞往昔有楠氏者。以孤城拒

百萬兵。諸君努力。能支一夜。則明日金澤援兵至矣。士卒皆奮。既而利家得報大驚。不暇集兵。即夜單騎赴末森。騎能屬者百人。比至末森三千人。利家分兵繞敵後。而自衝成政軍。永福開門出戰。大敗之。利家賞其功。賜牙旗甲冑寶刀。及黃金若干。參取錦里所撰永福碑文。常山紀談。十五年。豐臣秀吉西征。永福從利長攻巖石城。有功。小田原之役。從攻松枝。及八王寺。先登。其子榮明。易英。並獲首級。永福歷仕利家。利長。利常。參與軍國事。晚讓家榮明而老。自號

快心。寬永元年六月。以壽終。年八十四。子孫相繼

為國老。節取碑文

橫山長知

橫山長知。稱三郎。美濃人。父曰長隆。長知七歲。投禪寺讀書。聰敏過人。天正十年。長隆攜長知如越前。仕前田利家。時長知年十五。為利家子利長近昵。十一年。羽柴秀吉與柴田勝家戰柳瀨。長隆父子從利長。援勝家。勝家敗。長隆戰沒。長知殿而退。敵追躡短兵接。長知返擊數四。斬其驍騎。利長嘆